

爱已成粥

最思思

著



一场与暧昧有关的邂逅

爱是跷跷板，
需要一个人坐在对面，
感受你的心。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已成粥 / 最思思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

ISBN 978-7-5463-8053-7

I. ①爱… II. ①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4129 号

爱已成粥

最思思 著

出版策划: 刘 刚

项目统筹: 张岩峰 郝秋月

责任编辑: 刘虹伯 王 媛

责任校对: 于媛媛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总 编 办: 0431 - 85656961

营 销 部: 0431 - 85671728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毫米 × 635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快递	1
第二章 英特纳和雄奈尔	15
第三章 爱情九九八十一难	28
第四章 别喝，加糖的咖啡	42
第五章 原来，我们还在彼此的世界	57
第六章 跨国公司总裁和小快递	63
第七章 玉兔的哀怨	73
第八章 感情是致命的蛊	82
第九章 男人初夜也忧伤	103
第十章 罚你三生三世做我老婆	117
第十一章 有情终能成眷属	130

第一章 神秘快递

1

“下面宣布，第206届国际艺术品展览会最新锐奖获得者是——李孟强先生——”

掌声，镁光灯……

豆蔻仰着脖子，看着超大屏幕上超high（高，此处指气氛热烈）的场面，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人生的重逢有很多种，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隔着薄薄的屏幕，却是名副其实的咫尺天涯！豆蔻伸长了脖子，看着那个帅得祸国殃民的臭小子，哭泣着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害人精，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啊……”她喋喋不休，就像个小疯子一样。

豆蔻不知道，她的身后已经围了很多人，有看电视的，有看她的，还有个无厘头嬉笑着问：“妹子，谁让你哭了，哥替你抽他七七四十九个嘴巴子，打得他牢记一辈子……”

直接无视他们，豆蔻继续抹眼泪，看着大屏幕。

“李先生，能不能说说您的作品《天堂鸟》的创作灵感来源……”主持人不失时机地问。

“其实，天堂鸟这具根雕的原材料是我的女友帮我挖到的。那是个雨后的黄昏，我掉进了山崖，她不仅救了我，还在我灵感枯竭的时候，送来一盆天香豆蔻。还有，更能鼓舞我斗志的是她每天深夜12点准时送到的薏米粥，不仅治疗了我的食欲不振，还拯救了我萎靡的灵魂……今天，她也陪我一起来了……”

李孟强充满感激地说着，幸福满满的模样，漫过了获奖的喜悦，那种幸福自然而然地凝结成水雾——他红着眼圈无限柔情地把目光停泊在领奖台下的某一点，再也不想离开。

镜头切换。

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站了起来，短碎梨花发，蓬松俏丽干净，白皮肤，高鼻梁，大眼睛，嘴角挂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豆蔻瞪圆了眼睛——

“我想你得昏天黑地，你却把我彻底忘记！李孟强，你猪头啊，金鱼脑袋啊？啊——”豆蔻攥紧了小拳头猛挥过去。“呼！”沉闷的声音，撞在加厚玻璃上，玻璃安然无恙，她的心却碎裂了，疼到极点！

豆蔻挥着拳头又想砸下去，猛地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握住了，动弹不得。她红着眼圈回头，看到一张幸灾乐祸的脸，此脸的主人正是自己的“备用蓝颜”罗星辰。

豆蔻顿时七窍生烟，大声质问：“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呀？！那个在山崖下救他的人，那个送天香豆蔻花的人，那个每夜12点准时送薏米粥的人明明是我，怎么忽然变成她了？她是谁？凭什么冒充我？”

罗星辰用气死人的语气慢条斯理地说：“时运不济，莫怪他人。就算人家知道一切都是你做的，也不会把感谢当感情的！”

豆蔻愤怒地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小脸通红，鼓了鼓腮帮子，吐出一口薄荷清芳，随之落下来的还有一小团再也嚼不出香味的口香糖。

“随地吐，要罚钱……”罗星辰还想戏逗她几句，撇着嘴咽下后面的话——那块口香糖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自己光亮的皮鞋头上，真是太恶心啦！

豆蔻看也不看他，忽地转身，远离人群，骑上自行车，拼命地蹬着双腿，恨不得自行车飞离地面，路两边的花花世界、声色犬马统统倒流而去……人肉他，人肉他，上网人肉他，忘恩负义，移情别恋的家伙。

“李孟强，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女人还真会装哦，姑奶奶绝对不做可悲的小人鱼！就算只能得到你一句谢谢，也得真相大白……”

豆蔻嘟嘟囔囔地叨念着，却不知不觉来到了飞机场，猛刹车，单腿支着地面，抬头看天，瓦蓝瓦蓝，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目。

她低下头，鼻子发酸……

2

去年她才只有19岁，离开边陲小镇在大都市里经过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终于进了急旋风跨国快递公司谋了个小差事。急旋风的口号是：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足迹。

充分验证这句口号的时刻，是豆蔻上班的第二个月，她就被派遣云南大理的一个小镇送货。

她很奇怪，快递不用飞机火车和轮船……干吗非要她亲自送去，不就是一个包裹吗？

组长刘嘉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严肃地说：“这是上头的指示，我们不能过问，只能服从。”那神情四个字足以概括——多说无益！

第二天，豆蔻高高兴兴地出发了，差旅补贴费，五千啊，做梦也没想到。

还是跨国公司好！她由衷感叹。背上公司专用的火红色双肩背包，上面印着墨绿的“急旋风”，这是她的身份标签。走到哪里，人们一眼就能知道她是急旋风的快递员。

候机大厅里，人头攒动，熙来攘往。

豆蔻穿着背带牛仔裙，扎着两条麻花辫，戴着太阳镜，脚上一双白色旅游鞋，完全一副高中生打扮，自我感觉不错，其实很落伍。

豆蔻有点口渴，往卖饮料的橱窗走去，忽然想起飞机上有免费的，赶紧折回身——

“哎哟——”豆蔻惨叫，被后面跑来的人撞倒了。不是她要装得弱不禁风，实在是那个撞上的人不依不饶，非把她压倒在地……

她的脸被对方“无意”亲了一口。晕，一股迷迭香香水味！

“找死啊，还压着我干吗！”豆蔻弱弱地吼叫，那声音听起来绝对像美羊羊。

她想像红太狼一样大声尖叫来的，可是没敢。

周围围了很多人，况且那张近在寸许的无辜无害又无良的面容啊，秒杀了豆蔻。0.001秒的时间里，躺在地上的豆蔻心思百转了八九回，谁爹妈制造了这个花样小兽？比韩国的李民浩还漂亮！

“那个，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那小兽显得很惊恐，眼角眉梢却流露着特写镜头里才有的销魂邪魅……他左眼眨眨，挤个恶趣儿的微笑，然后爬起来，捡起豆蔻的背包，非常礼貌地伸手拉起地上愣怔失神的女孩。

“对不起？你不是故意的吗？”豆蔻整理好衣裙，有点生气。

小兽用左手食指摸摸自己的直挺如玉雕的鼻梁，叹息地笑了一下，仿佛挺无奈：“阿姨，难不成我是故意吃你豆腐？”这话说得，够狠！

“你，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像阿姨了？”豆蔻咬牙切齿，“你还拿着我的背包，赶紧还我！”

漂亮的小兽表现出100%的诚恳态度：“不好意思，只有上世纪中期才有人梳您这样的麻花辫。我，我还想叫您婆婆呢……”豆蔻实在气得不得了：“你，你，你看我有那么老？”

“欧巴桑整容了都会像十八岁一样嗲。”小兽甩一下细碎蓬松的头发，眉眼妖冶，唇角勾起一抹奇异的笑，“对不起，我开玩笑呢。”

“背包还给我。”豆蔻平静了一下心情，淡淡地说。她不想失去淑女的范儿，特别是在这么漂亮的男子面前。

“我帮你拿着吧，就算赔礼道歉了。”男子换了手，把背包夹在腋下，仿佛怕掉了，用力地夹了夹。

豆蔻一向迟钝的大脑忽然灵光乍现，难道他知道我这背包里有贵重的东西，故意撞我，然后……不再多想，三步并作一步，一把夺过背包，紧紧地抱在怀里。“不用你费力了，我能拿得动。”

男子莞尔而笑：“你的鞋子太土了吧？我帮你彩绘一下怎么样？不收费。”

“搞错没有？这里是候机大厅，你说帮我手绘鞋子图案？”豆蔻偷看一眼身边的高大男子，他怎么看也不像个会画画的。

“你看我的鞋子，就是我自己画的图案，酷吧？我身边正好带了笔墨，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他一副十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如假包换，正宗活雷锋。

警惕性再次提高。他干吗要帮我彩绘鞋子，莫非有企图？豆蔻看也没看他一眼，赶紧走向排椅，那里有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狗皮膏药，那个男子也跟了过来……

豆蔻有点慌，攥着手机的掌心都是汗。还好，救命的广播响了起来：“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开往云南大理的CA1376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从16号登机口登机。感谢您的合作，祝您旅途愉快。”

豆蔻赶紧奔向登机口……直到坐进经济舱，才长长松了一口气。那家伙没有跟来，谢天谢地，差点犯花痴，丢了背包。这包里装的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云南大理挖色镇。

豆蔻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着实大吃一惊，不是因为它美丽繁荣，也不是因为它特有的建筑格调，而是在同一条街上，看

到了不少于10个背着各色特快专递背包的男男女女。

豆蔻看着他们，难道这里……她想不出为什么。笨蛋，傻瓜，妈妈常常这样骂她。思考太多容易老，她安慰自己。

打听了一位当地居民，自己要去的花溪村离镇上还很远，看看太阳快落山了，豆蔻找了家旅馆住下。

旅馆是民宅改建的，在繁华的闹市边上。所谓的闹市就是一条摆满了各种摊位的街道，中间行人、行车，路的两边是商铺、地摊……

豆蔻住的地方是二楼。店家大嫂很会做生意，不仅房价便宜，还细心送来了蚊香片，表示多住几日还会优惠一些。

豆蔻客气地送走店家大嫂，关上门，一头扎在床上，懒得动弹。没钱的时候总想坐飞机，坐了飞机才知道，真飞机不如游乐场里的假飞机好玩。

就在她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组长打来电话：“豆蔻啊，上级有指示，一定要把物品交到主人手里。如果主人不在家，可以在那里等，多留些日子，食宿费全部报销……”

“嗯，啊，知道了。”豆蔻答应着，睡意忽然没了。既然食宿费报销，干脆偷着去丽江游玩几天……哎呀，莫非是老天可怜我这穷了吧唧的小女子了？

豆蔻睡不着，爬起来，去市场转转，也许有什么好玩又便宜的宝贝呢。

夕阳下的小镇，市场也格外热闹，叫买的叫卖的，一片欣欣向荣。豆蔻溜溜达达并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

突然，她停住脚步。离她不到三米的地摊后面，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漂亮男子正在给顾客打包饰品。

他看上去比在候机大厅里更有气质了，确切地说，更有艺术气质了，长得帅，气场也与众不同。他虽然温和地说着笑着，细看，你会看到那双眸里远离嚣尘的宁静。那是一种即使有千军万马来面前也不会慌张的静，那是一种花花世界纷繁错综我独醒的静——

他的静，是一种能迷人到骨子里的东西，吸引你对淡定的神往，却又感觉艳丽、诡异——这个男人绝对值得细品！

豆蔻看呆了……

豆蔻想走过去，犹豫了好久，还是胆怯地转身离开了。

想起他嘴角有些嘲笑的微翘，想起他眼里邪魅的光影，怦然心动间多了几分气恼。哼，不就是个比李民浩稍微漂亮那么一点点的艺术小青年吗？值得姐这样举步维艰吗？没出息，比他美艳的伪娘都见识过……啊呸，干吗拿偷走自己初吻的人和伪娘比？这不是降低姐的审美层次吗？

豆蔻摸着自己的左边脸颊，努力回忆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吻。是在眼角边，酒窝处，还是鼻翼附近？……想起来了，在嘴唇边上，定格了五秒，六秒？该死的烂记性。切，真是的，自己当时要是稍微歪一下头，正好可以四瓣唇儿……脸红，思春！

心情还真是复杂啊，豆蔻活了整整20年，第一次发现感情是个多么奇怪的东西，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措手不及。

走几步，回回头，总希望他能发现自己。失望啊，那个傻瓜，帅呆了的瓜，从来没有向她这边望一眼。

回到旅馆，爬上床，反复烙大饼，豆蔻那叫一个孤枕难眠。神经病，简直有毛病，她骂自己。她还很神经病地走到窗前向外张望。这一望，心花怒放，那臭小子就在自己斜对面的地方，大约100米或者更近一些，豆蔻捂着嘴，差点没有兴奋地叫出妈来。

要是有个望远镜就好了，她傻傻地想……

第二天，豆蔻早早起来，扒着窗户张望，没有看到那个帅傻瓜。怅然了一小下，忽然想起自己有任务在身——今天要去花溪村。赶紧收拾一下，背起火红的急旋风背包跑下楼去。

由于起得早，街上人不多，卖早点的小摊位前三三两两的客人。豆蔻来到一个卖煎饼的阿姨身边，笑着问：“煎饼多少钱一份？”

“两块五，你要几份？”阿姨忙着手里的活，头也不抬。

豆蔻鼓起勇气问：“给开发票吗？我要一份就好。”

“发票？你公差啊？”阿姨抬头，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豆蔻。

豆蔻挺起胸脯，笑嘻嘻地说：“对啊，我公差。”人生第一次觉得脸上这么有光彩，出公差，吃喝有报销，只要条子在手，天南海北哪都走。曾经多么羡慕那些人们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好事也轮到自己身上了。

“给报销还不去大饭店，五星级的大饭店，姑娘你算不开啊？”阿姨点拨她，眼角捎带过一丝讥笑。

豆蔻转身就走，对啊，去大饭店，吃个煎饼也开发票实在小题大做。要是有八星级，九星级，像天上人间那样的总统套房，姑奶奶一定毫不犹豫地住进去。奈何地方太小，整个一条街也没看到一家有“辉煌”门面的大饭店。

豆蔻最终还是在超市买了俩面包一根火腿，这个有购物票。她小心地放进兜里，一边吃着一边打听去花溪村的路怎么走。

去花溪村没有公交车，只有出租的电动三轮。豆蔻好不容易打到车，一路颠颠簸簸，肠子都快颠断了，拧花了，眼看小命要呜呼了的时候，司机粗声大气地宣告花溪村就在眼前——前面路上积水太深，电动三轮过不去。

豆蔻捂着肚子下车，非常大方地付了钱，而且多给五元，路途这么远，看老人家实在不容易。多亏一路念着阿弥陀佛，要不然，说不定车子早轮胎朝天了。

开车的老汉连声说谢谢，开车走人了。豆蔻脱了鞋子趟水往前走，深一脚浅一脚，忽然大叫：“老爷爷，您还没给我开发票！”回头一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哪还有开车的老汉？

3

豆蔻按着地址上写的，找遍整个花溪村，也没有找到这个快递包裹的接收人。打电话给组长，请示怎么办。

过了一个多小时，组长回电话，让她找个地方先躲起来，最好别被谁给盯上。

“组长大人，您让我躲起来，我往哪里躲，这里既没旅店也没澡堂子，眼看天就黑了，我孤身一个女孩家……”豆蔻一肚子火气，抱怨起来没完没了。

组长那边语重心长：“豆蔻啊，想不想继续留在急旋风啊？想不想拿奖金啊？想不想得到丰厚的差旅补贴费啊？想要就自己想办法。中国天下很太平，没谁会把你怎么样，反倒是你，千万别弄丢了包裹。告诉你，那里面可是天价的水胆玛瑙，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不要轻易抛头露面。等着吧，会有人主动联系你的……”

“会有人联系我吗？我在哪里等着啊？”豆蔻害怕了，听了半天才明白这包裹的重要性。

“会有人联系你，别离开花溪村附近就可以了。”组长说完这句话，先挂了。

豆蔻赶紧向四周做360°紧急目光扫描，真害怕有人听到她的背包里有水胆玛瑙，图财害命。还好，谢天谢地，她的周围除了聒噪的知了，摇曳的杂草，再无其他。

这个村子树比人多，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村头有个小卖店，卖些日用杂物。豆蔻进去想买吃的，可是除了方便面和罐头，别的能挑的食品都过期了。

豆蔻买了十袋方便面五盒罐头，付了钱，懒得再提开票据的事情了。卖货的胖大嫂也不奇怪这个外乡小妹妹的举动，只是笑咪咪地把东西装进塑料袋递给她。

“这里，这里有旅店吗？”豆蔻还是禁不住问。

胖大嫂指着对面山坡说：“那山坡上有个房子，以前来地质考察的，过山送信的，路过卖货的，都住那里。”

感情人家这里经常来陌生人，所以见怪不怪了。

豆蔻谢过胖大嫂，提着东西，艰难地上了山坡。雨后的羊肠小路，泥泞不堪，当她找到那间破房子，天已经蒙蒙黑了。

豆蔻在房子里等了两天，也没有人来联系她。

第三天黄昏雨后，焦急万分的豆蔻看到山下走来一人。天啊！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帅帅的小兽怎么上山来啦？一定是跟踪而来，她的福尔摩斯细胞一下警惕起来。

豆蔻提心吊胆，一手抓着背包的带子，一手拿起空罐头瓶。他要是胆敢进屋半步，就让他脑袋开花……

她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个帅帅的男子并没有向房子靠近，而是在离房子不太远的地方，沿着小路上山了。

只见他在山崖的边上蹲下来，左看右看，伸手抠挖着什么，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铲子，脱了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衫，挂在树上，弯腰奋力地掘土……

豆蔻放松警惕，看着夕阳下美男镀金的身躯，飘渺的头发。虽然远了点，有那么一瞬间她还是花痴了，想象那是她的牛郎在耕田，自己是守在织布机边的七仙女……

就在豆蔻看得出神的时候，一个黑衣人从林子里蹿出来，闪电般出手，将弯腰掘土的人推下山崖——

豆蔻双腿一软，瘫坐在地。那样的一瞬间，她不会叫，不会哭，不会动，不会呼吸，死亡般出现了大约十秒钟的思维短路！

继而，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爬起来的，狂奔过去，脸上都是泪……

山崖下，看不出深浅，树木杂草，繁茂丛生，但是，那个掉下去的人却不见了。“主啊，神啊，玉皇大帝，观世音啊，保佑他吧……”豆蔻满嘴乱七八糟，不知该求哪方神圣才好。双唇哆嗦着，口齿不清，两手扒着岩石，脑瓜已经伸进茂密的草丛，一个不留神，大头朝下滑了下去……

她很幸运，被树枝挂住了衣服，荡悠悠来回几次。一个翻身，她平安地掉在崖下。山崖其实不是很深，多年积攒的枯草落叶，厚厚地铺了一层，她落到地上时，根本没有感觉到疼痛。

就在离她落地点不到一米的地方，躺着一动不动的帅气小子。

豆蔻爬过去，沾满泥水的手指在衣襟上擦了擦，放到他的鼻孔边试试。谢天谢地谢佛神，他还活着。“臭小子，你醒醒，你醒醒，臭小子！”大声呼喊。他闭着眼睛毫无反应。

豆蔻急了，伸指想掐人中，却停在他的鼻子尖处掐不下去——这小子的嘴唇也太性感了吧，即使是这样死了般地紧抿着，也有一种让人发疯想狂吻下去的冲动。

“罪过啊罪过。”豆蔻自言自语，仿佛动了春心的尼姑，不得不墨守清规戒律。一狠心，一闭眼，救人要紧，掐他一下，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掐，还真管用，他仿佛痛苦般地从喉咙里拉出长长的一个“嗯——”

豆蔻忙松了手：“哎！臭小子，你醒啦？”

地上的人依旧不睁眼，丝丝缕缕地低吟，蛛网一样黏缠着豆蔻善良的小心灵，她忘了组长的警告，忘了自己还没完成的任务。先扒开他的眼皮，看看眼底，又捏开他紧咬的牙关，看看舌苔，俨然一位医生。检查完毕，得出的结论是，这小子没事，也许只是暂时的意识不清晰。

“臭小子，看着这么健康帅气，却原来有脾胃气滞的毛病啊。遇到姐，你就有救了。”豆蔻曾经跟着爷爷学过医术，多少也懂些医理常识。

“主啊，神啊，愚公爷爷，大力水手啊，给我能量吧！”她大声祈祷，连拖带背，硬是把个1.80米还多点的大男子给弄上山崖。沿着湿漉漉的水草拖拽着昏迷不醒的人，一边跪着爬着向前努力，一边喋喋不休嘟嘟囔囔：“臭小子，等你醒了，看我不收拾你。你得给姐买新衣服，姐的衣服都脏了破了，都是因为你，你还得请姑奶奶吃大餐。为了救你，姑奶奶耗费了积攒十几年的能量……”

好不容易，拼了小命，才把庞然大物般的臭小子弄回房子里，自己也累得虚脱了似的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呼哧，呼哧”，大口喘气。

过了好半天，豆蔻恢复了一点体力，缓缓起身，“哎——呦——喂！”浑身散架了一样，除了头发，哪都疼，酸疼！

艰难地走出去，来到山崖边上，把那小子的背包和衣服拿在手里，往回挪动脚步，一边走一边在他的背包里乱翻——不是找钱，而是想发现身份证或者手机，怎么也得和他家人联系一下吧。

别的没发现，只有一张类似员工胸卡的破玩意，上面除了相片，还有一行金色的粗体字：中国根雕艺术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个什么职位？豆蔻挠挠头皮，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卡上有姓名——李孟强。

豆蔻回来的时候，李孟强仍在昏睡，眉心紧锁，形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看来还是哪里不舒服。

“啧啧啧！！！”豆蔻咂着舌头赞叹，花美男还真是漂亮，情不自禁俯下身去，非常认真地在他的唇上“蜻蜓点水”了一下。心跳加速，晕，真没出息，脸羞得跟红苹果似的。“李孟强，姐可不是占你便宜，来而不往非礼也，你那天在机场还吻了我呢……”

脸红归脸红，她还没忘了正事，找出豆蔻软膏，在他刮破红肿的肩头轻轻涂抹……

这种软膏是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祖传秘方，消炎止痛，化风祛邪，还可以预防蚊虫叮咬。豆蔻曾经想开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豆蔻软膏，可是，没有资金。

除了伤口，还在他的胳膊、胸口、腰肋等处统统抹上软膏，一边抹一边解释：“不要以为看了你这黄金分割比例的身材，想吃你豆腐，姐见过的美男多了。吴尊、冯绍峰、李民浩、金贤重，哪一个摸得着了？嗤嗤嗤……”她发现说走嘴了，禁不住笑出声来，庆幸他是睡着的，没有听见。

“布谷——布谷——”豆蔻的手机响了起来，她居然吓了一跳，从无边的美好遐想里抽回思绪，急忙按下接听键。

“豆蔻，你千万要小心，切记切记，别让人给盯梢了……”组长开门见山，语气严肃，仿佛怕丢失了秘密联络图的地下党，千叮咛万嘱咐，警告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豆蔻一边“嗯、嗯、嗯，是、是、是……”一边冒冷汗，就在组长要挂断的紧急关头，豆蔻憋在肚子里好几天的疑问，冲关而出，“组长大人，我这背包里不会是白粉冰毒或者海洛因吧？怎么感觉跟毒品倒卖差不多呢？”

“哈哈……”组长那边大笑起来，“豆蔻你念过书吗？白粉冰毒海洛因那是同一种东西。放心吧，你的那包裹里绝对没有毒品。但是，可但是，等于毒品，不能掉以轻心哦。”

“我X你祖宗八代！”豆蔻在心里大放厥词，嘴上却带着哭腔说，“组长，我不干了，我害怕，我要回家，我想我妈……”

“再坚持一星期，回来给你双倍奖金。”组长安慰，“没有毒品，逗你玩呢，小丫头。”

“我怕坚持不了一星期就死翘翘了，组长，父母都等我养老呢……”豆蔻继续用哭腔说话，还带着哽咽、抽泣，让人听着，简直脆弱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了。

“你这孩子咋这样呢，没脑瓜油啊，包裹里如果有毒品，能过了飞机安检吗？让你干啥就干啥，啰里吧唆，挂了。”组长十分有领导范儿地训斥几句，果断挂掉。

豆蔻眨眨大眼睛，破涕为笑。是啊，要是有毒品，过不了安检的。不过还是有疑惑，想起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鬼子阻断根据地盐类输入，许多民兵因为吃不到盐而浑身无力，后来，放牛娃和村姑们就把衣服放到盐水里煮，晾干了穿在身上，带进根据地……

“我的背包里是什么？不会把白粉也煮了吧？主啊，神啊，齐天大圣，芭芭拉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保佑我这里没有煮了白粉的衣服……”豆蔻又开始嘟嘟囔囔，满嘴乱七八糟。

这是她的毛病，只要一着急，就语无伦次，开始念经。她的“经”多半都是以“主啊，神啊”开头，后面连带着古今中外，历史传奇，神话动漫……里面的各路英雄，各方神圣。只要豆蔻有难，就会一一求个遍。

想起包裹，赶紧爬进床底，拿出火红的背包，拉开拉链，里面是一只包着精美彩纸的礼品盒，还贴着胶带。她犹豫半天，告诉自己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私自拆开、占有客户物品，保护客户隐私，尽职尽责。

为了安全，豆蔻决定在李孟强醒来之前躲起来。她的任务实在匪夷所思，若是被问起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要是引起他人怀疑，报了警，那么，那么……此时相见不如不见。

豆蔻从墙角找来一个破竹席子，铺在地上，然后躺在上面骨碌一卷，把自己裹在里面，正正好好滚进床底下。不错不错，再来两道草绕，跟电视里演芦苇裹死尸差不多，自己想着自己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床上有个做伴儿的。太累了，她眯起眼睛，很快睡着了。

4

夜，静了，只有虫儿在窗外的草丛里啾啾私语，耳鬓厮磨着盛夏的浪漫。

李孟强睁开眼睛，看看四周，泼墨渲染，没有星月。他轻手轻脚下地，摸到身边的背包，从里面摸索出那个“胸卡”，按了一下，发出光亮。原来它不仅仅是个“胸卡”，更是一盏特殊的灯。

他小心翼翼地起床拉出竹席，慢慢打开——里面的豆蔻睡熟了，双手依然抱着那个火红的背包。

看着疲惫不堪、睡得跟死猪一样的豆蔻，他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还真得感谢这个无知无畏的小丫头，自己摔下山崖，晕了过去，要不是她又喊又叫又掐，不会这么快醒来。

不过，后来她吻自己，给身体抹药膏，他完全知道，为什么那样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心安理得？摇摇头，自己也不明白。看来，她和暗算自己的人不是一伙儿的。难道我跟踪她，还有人跟踪我？

想要抓住她，夺过快递包裹，非常简单，但是，他没有那样做。

复杂，他此刻真的不希望在她的包裹里发现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

他轻轻拿起她的胳膊，把背包抽出来，拉开拉链，取出礼品盒，非常专业地一层层打开。盒子里是一只透明的塑料袋，袋子里是一套女人睡衣，还有一根水胆玛瑙项链。

李孟强把项链放到掌心，用灯光细照，不觉哑然，假的，赝品。

想了想，他把东西按原样包好，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看看睡得正香的女孩，有那么一瞬间，他失神了。

她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女孩，需要细细打量，却发现越看越觉得好看。

她不是那种能点燃你“圈圈叉叉”欲望的女孩。但是，“过招”之后，你就想牵她的手，慢慢走，一直到老……

李孟强很奇怪自己的感觉，说来都可笑，居然那么喜欢听那丫头嘟嘟囔囔的声音。每次她自言自语，他都认真地听，仔细地听，还跟着着急。比如刚才，豆蔻说“主啊，神啊，齐天大圣，芭芭拉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的时候，他就想告诉她还有“犀利哥，铁甲勇士，机器猫……”

她是一个让你想起来就会笑的女孩。

长这么大，明星红模、豪门千金、洋妞混血、淑女辣妹……见过的太多太多，没有一个会让他想起来就笑，只有她一个。

唉，好不纠结！李孟强起身抱起豆蔻，放到床上，又把急旋风背包放进她怀里，再看丫头一眼，拿起剩下的半管豆蔻软

膏，转身悄悄离去。

也许以后都不能这样温柔地对她了……他不愿意想下去，心头好重！

一觉醒来，豆蔻感觉轻松不少，睁开惺忪的睡眼，四处张望，“人呢？李孟强呢？”她一跃而起，光着脚跑出去，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空荡荡的大山，半坡碧绿半坡白雾。

她又跑进来，想起快递包，一眼瞧见了，心儿放下又掀起，急忙打开，看到东西都在，这才长出一口气。

豆蔻坐在床上发呆，怎么也想不明白，为啥睡的时候在床底下醒来的时候在床上？李孟强那臭小子走了，连句谢谢都没留下，真不厚道。

小小地失望了一下。

5

豆蔻吃了一包方便面，干啃。然后开了一盒草莓罐头，咕噜咕噜先喝了鲜红的汤汁，最后用手指捏着软乎乎的草莓，一颗颗，慢慢吃着，全部吃完，用了20分零7秒。这是她盯着手机上的时间计算的，这样打发无聊的时间还是头一回。

吃完了，便无事做，在地上来回走猫步……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昨天李孟强在山崖边挖东西来的，挖的是什么，还没注意过。

这样一想，她来了精神，先把背包藏在床底下，然后兴冲冲跑向崖边。

到了近处一看，原来是一截树根。树根裸露在山崖上，看上去无比道劲，铮铮瘦骨。手指触摸上去，蓦然有种对话千载光阴，历经沧海桑田的错觉。

豆蔻拿起李孟强丢在旁边的小铁铲，一下一下，极其认真地挖了起来。“那臭小子是根雕艺术委员会特别顾问，所以他来这个山上根本不是跟踪我的，我却那样提心吊胆，还真可笑……”

豆蔻整整挖了四天，才把庞大的树根挖掘出来。小手磨起了水泡，胳膊酸疼，抬一下都困难。坐在地上，望着空濛的远山，想象着李孟强看到树根时的惊喜模样，他会因此喜欢上我吗？

她守株待兔一样坐在树根边，希望美丽的恋情从他再度上山的脚步开始。等待真是件磨人的事情。百无聊赖地数着树根上的年轮，数来数去，总也数不清，数着数着就乱了，迷糊了。太困了，豆蔻不得不离开守候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树根，回房间睡觉去了。

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她又开始念经：“主啊，神啊，月下老人，白娘子，杨过大侠，小龙女……求求你们保佑我醒来就能看到李孟强。主啊，神啊，七仙女……”

迷迷糊糊睡得正香，有人推开破门，慢慢地走过来，立在床边，俯下身躯，距离近得都能感受到呼吸的气流，注视着她，那目光好柔，好暖，好魅，好深……“丫头，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帮我？”声音暧昧得要命。

豆蔻睁开双眼，愣忡在那里，想不到，李孟强出现得这么快。他的黑曜石般的双瞳里，映着自己慌张羞怯的小脸儿。那是怎样的情境啊，心跳得不成个数，乱怦怦，屏住呼吸，不敢眨眼，生怕一眨眼，他就不见了。

“我，我，我……”豆蔻结巴，女孩心事，想藏起来，又怕错过，恨不得捧出整颗心来给他看，那颗心上刻满了同一个名字，密密麻麻都是——李孟强。

他笑了，右手食指从她的眉心轻轻划过，一缕刘海跟着他的手指柔顺地拢向耳际。“丫头，你喜欢我是吗？”

“谁喜欢你啊，臭小子。”她深吸一口气，倔犟地掩饰着真实的感情。

李孟强从她的耳际收回手，指尖掠过绯红的耳唇。一抹战栗传遍全身，豆蔻别开目光，不敢和他对视。

“说你喜欢我会死吗？”李孟强大声说。审视的目光，犹如X光射线，逼得她无处躲藏。

凶什么凶啊？有这样求爱的吗？她的自尊她的灵魂她倔犟得想要保护。

豆蔻挺直小蛮腰，甩一下头发：“姑娘我喜欢那树根，不是喜欢你，自作多情累不累？”

“是吗？”他触角一样缠绕在她身上的目光忽然变得疏远，修罗一样诡异妖冶地笑，“是我先看到的，我也喜欢。”

他抢先开门，奔向树根……

“姑奶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来，你凭什么白捡便宜！”豆蔻在后面紧追不舍，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妈妈呀，疼死我了！”她捂着头，凄凄惨惨戚戚……

阳光刺目的白，脑海里嗡嗡作响，豆蔻努力地睁睁眼，发现自己从床上掉了下来。四周很静，只有山风吹进窗口，带来

野花野草的芳香。原来是个梦，却那样地清晰，令她惋惜，醒得不是时候。

呆愣了半天，回忆着梦里的情形，如果梦是真的该有多好。他那么近的情意绵绵地看着自己……

豆蔻想起树根，急忙爬起来，还是继续守株待兔，说不定下一刻，他就来了呢。

什么是失望？

失望就是他来了，你看到了，醒来是个梦。

什么是很失望？

很失望就是他来了，你看到了，醒来是个梦。你做梦的时候，他真的来过。

豆蔻无比颓唐地蹲在山崖边上，那截树根已经被取走了。又深又大的树坑，一如她此刻空落落的心。

咦？豆蔻眼前一亮，坑穴的中央放着一只小小的铜色根雕。

她拿起来，禁不住赞叹：“真精美”。这是一个只有30厘米大小的竹根雕笔架，雕刻的是千手观音，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臭小子，一物换一物吗？你也太会捡便宜了吧？我的树根那么大，你这竹根如此小。切，奸商！”豆蔻想起李孟强在 market 的情形，没心没肺地叨叨咕咕起来，“不过，你的手艺真不错。这么小，这么精，这么细，啧啧，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姑奶奶就让你捡一回便宜……”

抱着根雕笔架往回走，仿佛抱着稀世珍宝，小心翼翼，生怕飞了，化了，碎了……“千手观音，千手观音，他为什么留下千手观音？”豆蔻一向懒得思考的大脑要想去掉多年积累的锈迹，灵光起来真不容易。

不过，得看在哪方面，要是用在感情上，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那是百分百地绝顶聪明。豆蔻想起陈星的那首《牵手观音》，心里开了八面窗户一样亮堂起来，美滋滋大声唱：“牵着你的手，跟着我走，不知不觉又过一春秋。多少苦与乐，你常伴我左右。你我这一生，有几多欢愁……”

醍醐灌顶，豆蔻情怀突然从冬眠中醒来，他是要与我共度一生，白头到老吗？

回到房中，她把笔架放在床上，托着腮，左看看右看看，心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只有笔架，没有笔，岂不是良辰美景虚设？

一根筋的豆蔻，孩子一样跑下山去，在花溪村仅有的一家小卖店里挑选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笔。不怪她，这小卖店里除了铅笔和圆珠笔，再也找不到其他笔。

无奈，买了一只圆珠笔。

“有日记本吗？”豆蔻觉得只买笔，也没啥用，不如再买个本子，写日记。

胖大嫂满脸是笑：“有，有，有，”结果找了半天，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硬皮日记本，由于时间久远，严重掉色，“搁这儿摆好几年了，处理给你，便宜。”

封面上是一对刚出壳儿的小黄鸡，喙对着喙，目光超萌。旁边斜斜地印着一行字：世界那么大，我能做的就是陪在你身边。豆蔻反复看着那封面，抬头问：“哦……那个，便宜了是多少钱？”

胖大嫂看豆蔻犹豫的样子，就说：“五毛，够便宜了。”

“给俩，五毛卖吗？”豆蔻举着钱问。

“卖，卖！”胖大嫂眉开眼笑，接过钱，看看豆蔻，偷偷地摇摇头。

五毛和五毛可以凑到一块！豆蔻迷信着如此美丽的事情，快乐地往回走。

回到山上，发现手机里有一条组长的留言：情况有变，速回挖色镇。

豆蔻哭笑不得，感觉自己像木偶一样被牵来牵去，却看不到幕后黑手。真倒霉！不过，回挖色镇，是霉运里的好运，不用在这堪比原始村落的地方艰难度日了。

把笔架、圆珠笔、日记本统统放进火红的急旋风双肩背包，怀着刑满释放的心情，哼着“牵着你的手，跟着我走……”一路下山，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回挖色镇。心想，下回就算给老子一万元，也不会再来这鬼地方出公差了。

豆蔻回到挖色镇，依然住进原来的旅馆，店家大嫂笑眯眯地说：“房子还给你留着呢，不过这几天的费用……”

“好说，您给开个票据就行。”语气蛮豪爽，“比实际每天多开20元。”豆蔻对这次出公差十分地不满，咬着牙根计算，一天20元，十天200元。这200元留着买猪蹄，犒劳自己。

脱了脏兮兮的衣服，豆蔻冲了个热水澡，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大觉。

醒来又是夕阳西下时分，她懒懒地走到窗前，向外观望——

老天成全人，那个帅小伙李孟强，居然还在那里卖东西，他的摊位前围满了大姑娘小媳妇还有青涩的“小萝莉”。

豆蔻看着，一肚子气，他咋那么吸引人？不行，这样远观太不属于自己的风格了，姑奶奶要近处“褻玩”焉！

出了楼门，假装买东西，豆蔻做贼般溜到李孟强的摊位前。其实大可不必，根本没人注意她，街上人来人往，甚至有金发碧眼的老外，他们比豆蔻抢眼多了。

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始终微笑服务的李孟强，越看越生气，买东西的很少，看美男的很多。这些女人，没话找话，寻找各种理由搭讪。

李孟强好像蛮受用的，眯着双眼，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女人们的话。

豆蔻挤进去，蹲下身子，在地摊上假装看货物，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她想引起他的注意。

“阿姨，买不买？不买不要随便碰，这些都是精品。”李孟强终于被这位毫无诚意的顾客气着了，出言制止。

豆蔻仰起头，抛出俩“卫生球”眼：“阿姨眼神不好，没看出来哪件是精品，拜托大外甥给介绍介绍。”

“哦，阿姨想买什么价位的，我这里高中低档都有。”李孟强很认真地说，完全不认识豆蔻一样。

豆蔻火气大了：“居然跟姐装驴，你戴眼罩了吗？磨叽个屁！”这是她的心里话，没说出来。“一元钱一件的有吗？”她故意刁难。

“有，”李孟强拿出一包彩色线绳，“阿姨您看，这是彩线绳，用来穿项链坠、手链珠，系钥匙、小孩长命锁，都可以。”热情服务，绝对敬业。

“嗯，还挺便宜，一元钱一包吗？”豆蔻赌气问，真想扇他嘴巴，一口一个“阿姨”，听着恹别扭。

李孟强笑了，笑得那么好看，那么迷人，儒雅而又痞气：“阿姨，您想让我赔本啊，一元一包我连三角裤都得赔进去。一元钱一根，您老听明白了吗？”

“哈哈哈……”周围的人都笑了。

豆蔻窘得脸色通红：“笑啥笑？他是我外甥。”咬牙跺脚，“我买一条茄花紫色的，有吗？”

“没有茄花紫，有茄皮紫。”李孟强板起面孔，有点不耐烦。

边上的女人们就有议论的了：“这是买东西吗？”

“看人家漂亮，找话呗。”

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出语惊人：“你是传说中的‘年下’吗？”睁着水葡萄的大眼睛，一脸天真地问豆蔻。

豆蔻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以免吐血了被这些花痴的大女人、小女人还有小小女人笑话。都说统一战线，可是这些女人，没一个站在同性的立场上帮她说话的。

咬着下唇，抬眸看着李孟强，他的面色不是很好，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豆蔻凭经验加上那天看过他的舌苔，就知道他消化不好，脾胃欠佳。

“干吗呀，直勾勾地看人家？人家难为情啊！”李孟强用手挡着脸，十分滑稽地说，“阿姨是星探还是女导演？看上我了吗？事先声明，哥纯洁得很，不接受潜规则。”

豆蔻转身就走：“拽你大爷啊，恬不知耻，自恋狂！”

离开李孟强的摊位，她居然鬼使神差地到药店买了白蔻仁、半夏、陈皮，又在杂粮店买了二斤小黄米。更神经病的是，豆蔻还在二手货商店买了一个望远镜，央求人家开发票，写上驴肉火烧和康师傅大碗面。管他呢，只要是吃喝就给报销。

店员为难了半天，最后建议发票上写斗笠蓑衣和木屐。因为本店没有餐饮公章。

豆蔻看看晴朗的天，想了又想：“就依你吧。”

店员笑笑，认真地填写，然后盖公章。

回到旅店，第一件事儿就是去找开店的大嫂。大嫂正在装盒饭，准备出去送外卖。

豆蔻笑嘻嘻地问：“大嫂，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炊具吗？”

大嫂抬头看着她，笑着问：“姑娘你想干啥？”

“我想每天夜里您这些炊具用不着的时候借我用用，熬点粥。给您钱的，不白用。”她非常诚恳地说，“求求您了，答应了吧。”说着，拉住店家大嫂的胳膊不放，死乞白赖的嘴脸，逗笑了那位大嫂，只好同意。

豆蔻一进房间，立刻跑到窗前，用望远镜看李孟强。“真好。”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尽收眼底，清清楚楚。“姐再也不扮花痴扎堆儿围观美男了，俗！”她得意洋洋，一边欣赏着镜头里的男子一边感叹，人家爸妈造人的时候准是费了一

番心思的吧？慢工出精品。自己爹娘一定猴急，弄得自己粗枝大叶，璞玉啊，全靠自己了。

夜幕降临，李孟强收拾摊位，进了后面的“美艺精品”。

豆蔻调整方位继续看，这一看，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屋里，地中间摆放着一截树根，正是自己挖的那个大树根，显然是清洗处理过了，放在那里，有点格格不入。

只见李孟强围着树根转了好几圈，然后坐在地上，面对树根，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他思考的样子真深沉，耐看。

豆蔻看了一会儿，放下望远镜，去厨房煮粥。

夜里凌晨将近，店家大嫂端着热乎乎的薏米粥越过马路，来到斜对面的“美艺精品”。

“先生，外卖到了。”大嫂敲敲门，礼貌地招呼。她实在不愿意惊动对着树根沉思的人。

“我没有叫外卖。”他开门，满脸狐疑。

“你姓李吧？”大嫂上下打量，暗暗称赞，难怪那姑娘半夜起来精心煮粥，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美貌小白脸。

“是啊，您怎么知道？”李孟强更加不解。

大嫂笑眯眯地说：“有人给你煮的粥，说你脾胃不好，需要好好调理。”

“哦，那个，是谁给我煮的？”他奇怪，自己来这里没几天，怎么就有人如此关心，甚至观察出自己脾胃不好。苦笑，这里的女人啊，总是如此出乎意料地让人感动！

“你只管喝粥，煮粥的人不想让你知道。”大嫂留下粥，转身离去。

李孟强端起粥，闻了闻，有股清芳，尝一口，嗯，味道不错，大口大口吃完，吧唧吧唧嘴巴：“要是再来一碗就好了。”

自从来到这地方，水土不服加上工作压力大，他确实犯了胃病，茶饭不思，胸闷积食。

端着空的一次性纸餐盒，自言自语道：“主啊，神啊，梦婆婆，夜游神啊，告诉我这个煮粥的人是谁吧……”忽然住口，拧着眉头，怎么也学起那个臭丫头来了？

为什么总是想起那个死丫头？真麻烦。

6

一连十几天，每天深夜，李孟强都能收到热乎乎的薏米粥。说来神奇，他的胃病居然好了，吃嘛嘛香。

“是谁为我煮的粥呢？”李孟强经常吃完粥，胡猜乱想，“要是老婆婆煮的，我就认她做干妈；要是夫之妇煮的，请她去全球最有名的餐厅——肯德基，随便吃；要是未婚女孩，我就娶她吗？主啊，神啊，花仙子啊，保佑她不要太难看就行啦……靠，又学那个死丫头念经了，这是为什么呢？”

豆蔻拿着望远镜，看着灯影里握着一一次性纸餐盒的李孟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全在凝神锁眉的沉思中弥漫开来。他静静地坐在树根前的样子，俨然伟大革命家，举手投足间作出一个英明果断的决策——这个煮粥的女孩我要定了。她总是幻想着这些小儿科的东西，欢欢喜喜地煮粥，用望远镜看他吃粥，再困也不愿意睡去，直到他的灯熄了，才肯抱着枕头上床。

大嫂之所以愿意帮每天送粥，是看在佛的面子上。中国人都向善，毋庸置疑。五张“红色票子”往面前一放，没有理由拒绝。“那外地的丫头看起来不像富家女，花钱办这种傻事儿，不是疯了就是鬼迷心窍了……”她常这么想。

某天清晨，豆蔻看到“美艺精品”的窗户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谁为我煮粥，请留下名字。

豆蔻笑了，心里那么甜，“臭小子，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

这天夜里，她悄悄地送一盆洁白的天香豆蔻花放在他的台阶上。幻想着一场无与伦比的爱情从粥开始，从花绽放，从一刻演绎海枯石烂。

“主啊，神啊，雷公电母啊，为什么不早点劈醒我？”豆蔻从美梦里醒来，太阳照得屁股滚热。她一骨碌爬起来，抓起望远镜看向斜对面的“美艺精品”，一眼惊，二眼愤，三眼悲剧了！

她看到一个手拿红色豆蔻花的女人进了“美艺精品”。李孟强有点吃惊地站起来，紧绷的脸上冰泉乍裂般喷涌着奇美的水花——忽然的笑，迷死人。

她看到两个人一起喝卡布奇诺，李孟强的脚边摆着那盆洁白的天香豆蔻。女人漂亮的桃花眼层层秋波，简直要把李孟强淹死。她像个天仙，更像个比基尼形象代言人，衣不蔽体，春满乾坤。

她看到李孟强给那女人手腕上戴了一串佛珠，大红的流苏，如火如荼。那女人居然吻了腕上的佛珠，然后天真烂漫地笑了，模样很处女。

看得豆蔻想吐，扔了望远镜，再也沒心情远眺“情郎”。

“豆蔻啊，今晚还煮粥吗？我把锅都刷干净了。”店家大嫂主动来询问。看着无精打采趴在床上的豆蔻，觉得奇怪，“你生病了吗？”

“不煮了，他女朋友来了。”豆蔻懒懒地回答，“大嫂，我没病，有点饿，给我做你们白族的菜吧，我想吃。”

大嫂摇头笑着离开了，不多时，一盆“酸辣洱海鱼”热腾腾地端上来，外加两个蘸糖的糯米糍粑。“这是我们这里过年必吃的两样东西，姑娘你吃了就会好运连连，幸福甜如蜜了。”

“谢谢您。”她客气地说，“大嫂，永远不要和那个臭小子说是我给他煮的粥。”此时的豆蔻，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小小的自尊。“伤不起！”她大口大口喝着酸辣的鱼汤，一盆汤喝进去了，留下一条颜色鲜艳的鱼。

她不吃鱼，不管什么鱼，吃了就过敏。

李孟强对她来说，无疑就是一条色香味俱全的鱼，过敏，从相遇的那一刻开始。

她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笑话。

一个穷爸爸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一天，爸爸买了一条咸鱼，挂在窗户上，吃饭的时候，让孩子吃一口饭，看一眼鱼。吃着吃着，哥哥生气了：“爸爸，弟弟看好几眼鱼，才吃一口饭。”

爸爸说：“你放心，我看着他，不许他再多看鱼。”

弟弟突然哭了：“爸爸，鱼被猫叼去了——”

豆蔻来到窗前，看着对面不远的地方，那里已经摆上摊子了。李孟强和那个女人一起在卖货。“她是他的女朋友吗？真的那么巧，他女朋友也拿着豆蔻花？”

看着他们，一天，两天，三天……

日夜看守的鱼被猫叼去了，她只想看几眼，看几眼都不可以吗？猫你来得干吗这么早？

“目极湖山千里外，人在水天一色中。”挖色镇连接苍山洱海，景色优美。豆蔻却没有心思游玩了。开始的时候还想去丽江，如今哪儿都懒得去，整天守着窗台，看那一对金童玉女，既羡慕又妒忌。

“本是云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却含着泪任孤独地飘零。”豆蔻反复哼着一句伤感的歌词。烦烦烦！压抑着胸中郁闷，第89次给组长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货啊，我待不下去了。”

那边组长沉吟半晌，才说：“继续等待。”

“还等几天？”豆蔻要疯掉了，“真抑郁。”

“哈哈哈，”组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你淡定点儿，好吗？”

“你……”手机掉了，豆蔻举着望远镜的手哆嗦一下，她看到半个月前偷袭李孟强的黑衣人正从市场入口跑过来。

“不好！”豆蔻想也不想冲下楼去。外面风很大，轰隆隆，要下雨。大街上混乱一片。

她跑向李孟强，他正背对着她站在那里，雪白的袖管被风吹起来，扑棱棱如展翅的白鸽。

“臭小子，快躲——”豆蔻大声喊，李孟强仿佛没有听到，慢悠悠向前踱了几步，手上拎着外套，他甚至停下来，抬头看看天。

黑衣人离李孟强不到50米的距离，掏出了手枪……

豆蔻猛扑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把李孟强推开，就在一瞬间，右肩剧烈疼痛，昏厥过去……

7

豆蔻再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

头疼，身上疼，眼前白茫茫一片，渐渐地有了感觉，李孟强坐在床边上，似乎还拉着自己的手。

豆蔻喜出望外，努力地睁睁眼，眼前明亮清晰起来。坐在床边的男子在打瞌睡，俊俏的面容，如玉雕琢。这家伙也是人间极品。令豆蔻失望的是，他不是李孟强。

他穿着和李孟强同一款式的衣服，连发型都一样，只是容貌不同。

豆蔻感觉他拉着自己的手，用力往外抽。“妈妈呀！”疼得几乎掉眼泪。手背上是输液的针头，还有整个的肩膀连动弹都难，仿佛身体不是自己的，用不上一点儿劲儿。

打瞌睡的人激灵一下睁开眼：“别动！”他急忙按住她的小手，“别乱动，输液呢。”声音蛮好听的，有点像电影《追捕》里杜秋配音。

豆蔻痛苦地闭上眼睛。舍生忘死，救错人了！

“你为什么穿得和他一样！啊？为什么要穿一样？”豆蔻忽然愤怒了，大声质问，“谁让你和他穿得一样？”

男子被她一问，有点莫名其妙，看在她用生命保护了自己的份儿上，宽容地一笑：“我和谁一样啦？小姐不要激动，小心伤口。”

“小姐？你叫谁小姐？小姐都是鸡！”豆蔻火气大了，一脸的不耐烦，“你，脱了这身皮，姑奶奶看了头疼。”

男子不愠不火，耐着性子，和颜悦色地说：“好好，不叫小姐，叫大姐，叫大姐总行了吧？”停顿一下，哭笑不得地解释，“那个什么，大姐啊，我这身皮，要是脱了，就剩内裤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光穿着一点式在病房里，您看着就不头疼了吗？”

豆蔻憋不住笑，一笑伤口都跟着疼。这家伙油嘴滑舌，绷起脸，冷声说：“有手机吗，借用一下。”她想给组长打电话，告知工伤了。也许能拿到医药报销费。面前的男人还会给医药费，加起来，双份哦。

男人很大方地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吗？说号码，我帮你拨过去。”

豆蔻惨白着小脸，立马用痛苦万分的声调说：“我受伤了，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的。只是想跟单位领导说一声。”

“哦，那快说一声吧，无故翘班要扣工资的。”男子把手机拿到豆蔻眼前，推开滑盖，准备拨号。

豆蔻说了一遍组长的手机号。

男子一愣，按了几下，失望地说：“对不起，大姐，手机没电了。”

豆蔻闭上眼睛，特无奈。

“姑娘在哪里上班？”男子问，“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

“急旋风国际快递，你听说过吗？”豆蔻一向引以为荣的跨国大公司，“我出差来这里的，当然不是本地人，你也不像本地人啊。”

“听说过，那公司有五险一金，不错的。”男子话锋一转，“你受伤了也该给报销的。”

“公司给报销你就不管了吗？”豆蔻怕他逃避责任，忽地睁开大眼睛，“我这伤怕是一天两天好不了，耽误了工作，不但没有奖金说不定丢了饭碗。”完全一副赖上你的模样，既好笑又好看。“姐还没过试用期呢。唉，都怪你！”

“哦，你还不是正式员工啊？那就难说了，不是正式员工没有五险一金的。”这家伙看来特别熟悉业内情况。

“所以啊，你不能趁我昏迷或者睡觉的时候跑掉，否则，你死定了。”豆蔻另一只手挥了挥，“哎哟！”扯着骨头连着筋，哪都跟着疼。

“你看我像要跑掉的样子吗？要跑早跑了，受人滴水须当涌泉相报，何况你用身体替我挡子弹？”男子真诚地表明态度，“如果领导知道你的特殊表现，说不定要提拔你呢。”

“但愿吧，希望越高失望越大，我不指望升职，当个正式小职员就行了。如果可以，我愿一辈子再也不出差。”豆蔻看着输液瓶，看了半晌，一回头，发现那个男子正在以考古专家的眼神认真地研究自己。

见她回头，男子赶紧收回目光，尴尬地笑了一下。

豆蔻又一次火起：“你能不能去换套衣服，看见你这身打扮我连头发梢都跟着起鸡皮疙瘩。”每次目光扫过他，如果不抬眼看着脸，就以为是李孟强。

“那是为什么呢？”男子学着小沈阳的语气，嘴角微翘。

豆蔻翻白眼，几近歇斯底里：“滚出去！”无名火起，压制不住。

门外叽叽喳喳围观着小护士，一个居然开门打抱不平：“肃静，肃静，这里是医院。”说完，很有种侠女救美男的成就感，望着帅哥，嫣然一笑。

男子擦擦额头，一副妻管严软皮蛋形象：“对不起，对不起，内人更年期到了。”

豆蔻一听，直接背过气去，半天没还阳。

护士无比垂怜地看了一眼男子，那眼神仿佛在说你这么娶了个这副德行的老婆？糗大了！

男子轻叹一声，问护士：“有笔吗，我用一下？”

护士赶紧说：“有，有，有。”从白大褂的兜里掏出一支圆珠笔递过去。讨好与示爱地堆着妩媚的白衣天使之笑，俨然

一有机会，第三者当定了。

男子在雪白的衣襟下摆写下一行字，“咔嚓”一声撕下来，放在豆蔻枕边，转身潇洒地出了病房。

这个动作太出乎护士意料了，她也轻叹一声，出了病房。

病房彻底恢复了平静，豆蔻这才从装死的境界里恢复生命活力。她拿起男子留在枕边的布片，上面是一串手机号，还有名字，罗星辰。

罗星辰，这名字仿佛在哪里听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不管了，反正他是不会跑的，看来是“滚出去”换衣服了。

豆蔻再次睡醒的时候，那个叫罗星辰的男子已经神出鬼没地靠在旁边的床上，似睡非睡低垂着眼帘，狭长的丹凤眼，格外有魅力。

看来还真把豆蔻的话当慈禧老佛爷懿旨了。他换了件黑色的小西服领薄短袖，左边领尖别一枚红色枫叶，画龙点睛般衬托出非凡的气质。他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线条冷硬的容颜，孤傲，不驯。

“嗯，咳咳。”豆蔻假装咳嗽。

罗星辰赶紧睁开眼睛，坐直身体，关切地问：“你口渴吗？要不要喝水？”

“是有点渴。”豆蔻舔着干巴巴的嘴唇，“我是不是失血过多啊，怎么头晕？”

“医生已经给你输过血了，如果感觉还缺血的话，等出院了，给你买补血口服液。”这位完全好脾气，可是，你细看，他的眸光清冷，深邃，拒人千里之外。

面对换装之后的他，豆蔻居然生出几许畏惧，没来由地想疏远。

“你叫什么名字？”

“豆蔻。”

“豆蔻，‘婢婢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呵呵，挺美好。不过，你这脾气却不像豆蔻年华该有的。”

“豆蔻是我的名字，八十岁也改变不了！”豆蔻白他一眼，撇撇嘴。

“看看，又像更年期了吧？这脾气，忽风忽雨，难以捉摸。”他还她一眼，“女孩子这脾气，怕是要老死闺中了。”

“姐嫁不出去也不用你操心！”豆蔻气愤，遇到的男人怎么都如此“毒舌”？就算你长得很帅，帅得没天理，也不能总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

“豆蔻，为什么看到我穿那套衣服就生气？有故事吗？”罗星辰若有所思地问，“可以跟我说说嘛。”

豆蔻低下头，半天才说：“我要救的人其实不是你，我也没那么伟大，奋不顾身救一个陌生人。我要救的人是我的初恋，刚刚，前几天才有的初恋！”

“你住院他知道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连他手机号都不知道。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说出来。”豆蔻伤感起来，将脸别向一边，柔顺的黑发铺满枕头，衬托出她的小脸更加白，白得没有血色，白得让人心疼。

罗星辰却很兴奋：“原来把我当成你暗恋的对象啦？哎哟，托他的福噢！”

“你也差点成了替死鬼。至于那么兴奋吗？”豆蔻皱起眉头。心中纳闷，“为什么总是有人针对他？图财害命吗？”

罗星辰依旧保持着兴奋的表情：“可是我也因此遇上你。有什么比遇上你这样率真的女孩更值得高兴？你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好女孩！”

这话一语双关，可惜，缺少分辨细胞的豆蔻，只理解了表面含义。“那当然，好女不愁嫁。”她挺起胸脯，一副我就是好女孩的姿态。

罗星辰暗笑：“挺什么挺啊，怎么挺胸抬头，罩杯也到不了C。”可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表示赞同她是个好女孩。

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豆蔻重见天日了，回到旅店，她的快递依然没有人来取。

当她拿着望远镜看向斜对面的“美艺精品”时，那里已经停止营业了。街对面的各种地摊，再也找不到李孟强。

豆蔻急了，去问店家大嫂。

大嫂说那天市场发生枪击案，李孟强就不见了。“听说那天死伤好几个人呢，不过，妹子你别担心，他也许是外出进货去了呢。”

豆蔻在心里念了无数遍：“主啊，神啊，如来佛祖，观世音啊，保佑李孟强安然无恙吧……”

天天念着，天天盼着，直到她的快递包裹被一个中年妇女取走，也没有见到李孟强的影子。

离开挖色镇那天，她在美艺精品屋门前站立了好久，傻傻地，像个木头人。